

王玉树 著

鲁藜伟论

——燃烧不尽的赤子诗魂

在平凡中见不平凡
在平凡中见不平凡
在平凡中见不平凡
在平凡中见不平凡
在平凡中见不平凡
在平凡中见不平凡
在平凡中见不平凡
在平凡中见不平凡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王玉树 著

鲁 蔡伟论

——
燃烧不尽的赤子诗魂

在世纪雪落时
每一片都像诗魂
装饰着秋叶的山
装点着我们的树林
装点着秋阳灿烂处
装点着秋阳灿烂处
装点着秋阳灿烂处
装点着秋阳灿烂处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鲁藜传论/王玉树著. -北京:金城出版社, 2014. 10

ISBN 978 -7 -5155 -1187 -0

I. ①鲁… II. ①王… III. 鲁藜 (1914 ~ 1999) - 传记
IV. ①K825.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48162 号

鲁藜传论

著 者 王玉树
责任编辑 李 健
执行编辑 张礼文
开 本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62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7 -5155 -1187 -0
定 价 3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 2 号院(东区)14 号楼 邮编:100102
发 行 部 (010)84254364
编 辑 部 (010)64210080
总 编 室 (010)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010)649705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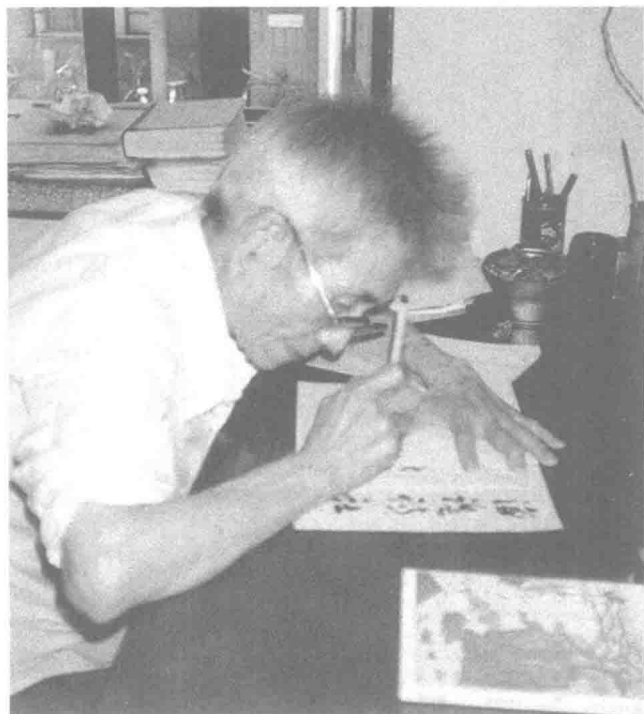
诗人鲁藜（1914—1999）



鲁藜站在出生地厦门市同安县许厝村旧时屋前



诗人夫妇晚年伉俪情深



诗人晚年在家中习字



1994年，天津市委与作协为鲁藜与袁静举行八十寿辰暨学术研讨会，时任天津市委副书记李建国（右一）接见鲁藜（左二）、袁静（左三）



鲁藜在研讨会后与胡风夫人梅志（左）合影留念



研讨会后留影，左起刘功业、王玉树、闵人、鲁藜、滕云、张雪杉、王连铎

序一 纪念《讲话》，怀念鲁藜 ——《鲁藜传论》引发的若干历史回忆

鲁 煤

今年是毛泽东于1942年5月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70周年。而鲁藜在那前后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年间，先后在延安和华北解放区，努力践行《讲话》的方针，深入工农兵火热斗争生活进行创作，成为解放区一位杰出的诗人。这就是说，是在《讲话》方针指引下鲁藜才能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今天，当我们热烈纪念《讲话》发表70周年之际，王玉树同志撰写的《鲁藜传论》行将出版，这就自然成为我国新诗坛的一桩盛事了。玉树同志专程自津来京嘱我写一篇书序，我因年高体病，难以胜任，只好采用访谈的方式，由我回述若干相关的历史片段，权作为序文。

鲁藜身兼延安诗人和晋察冀诗群的双重身份，又是“七月派”代表诗人之一。他的成名作《延河散歌》发表在胡风主编的《七月》上（1939年12月），此后又有大量的诗作刊于《七月》和之后胡风主编的《希望》杂志，在重庆国统区大后方和解放区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他的自由体新诗继承了“五四”以来的战斗传统，为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抗战文艺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以纯真、朴实的独特风格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喜爱。绿原说得好：没有独创性，就没有诗。

从历史发展看,艾青和田间这两位诗人和“七月派”的密切关系,形同“血缘”。艾青是这个诗歌流派的鼻祖,艺术源流的总“根”。田间带头写的“街头诗”,通俗易懂,对广大工农兵群众进行宣传鼓动,在解放区城乡蔚然成风,发挥了巨大作用。他俩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就登上文坛,胡风是他俩诗作最早的撰文推荐者,这奠定了他们三人终生的战斗友谊。此后,艾青和田间的重要作品陆续发表在《七月》上。田间的创新风格曾受到诗坛陈旧保守势力的攻击与诋毁,并连带反对热情肯定田间的胡风,因此,于抗战后期还有人联名给胡风写恐吓信,幸而有权威诗人、教授闻一多出面称赞田间为“擂鼓的诗人”,这场恶意的闹剧才终于平息。艾青和田间的诗,成为诗坛一代代后来者学习的榜样,尤其是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七月派”后来者,更把他们视为诗歌的正宗来学习。我自己从来就公开扬言,“艾青是我诗歌生命的‘大堰河’”。绿原在《白色花》序里讲得非常透彻,他说“七月派”诗人“始终欣然承认,他们大多数人是在艾青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并且“使诗作为人民的心声达到了真诚而纯洁的境界”。《白色花》中共有20位作者,这是专门给这20位被错划为“胡风反革命集团分子”的作者进行政治平反而编辑出版的,对于未被定为“分子”的贺敬之、邹荻帆就未邀请来。对于艾青、田间,不仅因其不是“分子”,而且因其是这20人师从的长辈,不便于同列,才未请入的(胡风也同此)。当今评论界有些人把艾青、田间视为“超七月派”诗人看待,如果从艾青、田间是中国诗坛大师,不能被“七月派”框架所拘囿这一用意来考查,我认为有一定可取。何况艾青、田间本人也许从来就未意识到他们是某个“诗苑领袖”、“艺园班头”!

我原籍河北望都县,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我14岁,就逃难到河南省,进入国家专门收容流亡学生的国立一中读书。1942年读高中二年级时,喜欢文学,在政治上已确立了投奔共产党的方向。这时,有幸读到了胡风主编的《七月诗丛》中艾青、田间、阿垅、邹荻帆等人的诗集。它们表现下层劳动人民生活的悲苦和被日寇侵略造成的灾难,歌颂抗战,歌颂延安。这些先进的思想感情和诚恳、朴实、感人的艺术魅力,开拓了抗战诗歌的新时代,立即感染迷醉了我,使我倾心向他们学习。1944年9月,我到战时首都重庆,进入国立艺术专科学校学习,不久后参加了党中央华南局书记周恩来领导的东北救亡总会,在学校从事学生民主运动。而同时,有幸认识了胡风

先生，向他投稿发表诗，从他主编的《希望》杂志上和《七月诗丛》中，读到了另一些在解放区的诗人如鲁藜、天兰、侯唯动等人的诗作。这些作品都体现着胡风所倡导的“首先是革命战士，而后才是诗人”的原则，我也很喜爱。蒙胡风热情培养，不久后他把以上鲁藜等人的个人专集送我学习。这些书在大后方文学青年中广受欢迎，从书店里根本买不到，所以胡风是在雪中送炭，我则如获至宝，惊喜莫名。于是就发生了以下一个动人的细节：之前，和我一起拜访胡风的，还有一个笔名叫“冰鹿”的爱诗的校友，在胡风赠我书这一次他没有同去，未得到赠书。而当他看到我带回的鲁藜的《醒来的时候》诗集后，竟十分失望、懊丧，很羡慕我。而我为了安慰他，立即在此书扉页上慨然挥笔：“胡风先生赠书，愿与吾友冰鹿共有之”，并立即给他先睹为快，以加深我们的友谊。此事已是66年前的旧事了，但至今想来，我仍然会怦然心动：它联系着胡风对我们的关爱，联系着鲁藜对我们的“征服”，联系着冰鹿和我二人间的万古友谊……这是1945年下半年的事。后来我去胡风家，曾衷心地向他赞扬鲁藜的诗好，而他说：“鲁藜的诗很天真……最近又寄来了一大卷诗稿。”这当然是托人从解放区带来的。

鲁藜的诗，感情诚挚、纯真，语言精练、口语化，生动显现出一种清新、透明的风格。有《斯大林早》那样敏感、天真，信手拈来的即兴小诗。有感情热烈但深藏不露、亲切可爱的抒情诗，如《延河散歌》。此诗写出了延安生活的快乐、自由，到处洒满阳光的春天，吸引像我这样革命青年知识分子急于去投奔解放区。当年贺敬之就是吟诵着田间和鲁藜的诗从国统区跋涉去往延安的，其诗艺发挥了强大的宣传解放区的力量。再如《红的雪花》，不是从正面写解放区军民与日寇的短兵相接、生死搏杀，而是写日常战争生活——人民对长年抗战已习以为常，把流血牺牲已视为“心安理得”般的寻常势态，写出了人民抗战的韧性与乐观，从而创造了描述战争生活的新美学。其代表作之一的《泥土》，则是完全另类的深沉、厚重的哲理诗，短短四行，蕴含着多少酸甜苦辣的人生体验：我感受到了此诗的“多义性”，这反映了鲁藜在延安某个时期曾有过的人生经历。他诗才出众，而且成果甚丰，但得到的是文坛的冷漠，当初的《延河散歌》在延安就无发表机会；同时，在严厉的政审过程中，受到不应有的严酷怀疑与苛待，这使他大有怀才不遇之苦。出于无奈，他决定放弃自己作为珍珠的价值，而去做被人踩踏的泥土。

这是此诗的深层含义,表现了沉重与沉痛的精神压力。但鲁藜毕竟是忠诚而坚强的革命者,他虽经“误读”,但决不背弃自己的革命信念和大方向,决不动摇革命意志,终于毅然选择甘当泥土而为革命献身,于是这就有了此诗另一面的强大震撼力:英勇而豪壮。这就和八路军战士上战场去打敌人一样,必要时,不怕牺牲而勇往直前。

以我在国统区多年的体会来看,我认为解放区诗人中对国统区诗坛产生了重要影响者,除了艾青、田间以外还有鲁藜,他们三人形了解放区诗歌的三座标志性“建筑”,三座高峰。

1946年6月,我离开国统区重庆,来到解放区张家口,进入以艾青为副院长的华北联大文学院文学系短期学习,后任专业创作员。这期间,为贯彻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给没有文化的工农兵写作,要求实行民族化、大众化,曾大力提倡学民歌民谣。对此,有的诗人努力学习,发挥创造性,取得重要成就。而有的人,包括艾青大师在内,站在革命宣传工作的最前沿,为把工作做得最出色,追求彻底的通俗易懂,或充分运用民歌形式,追求其乡土文学之美。如《吴满有》、《送参军》,实际就丢弃了艾青自己创作高雅艺术的才华和学养,结果被当今的诗学史家认定是造成了其本人创作成就的低谷,也是时代的一定损失。我本人作为艾青的崇拜者、学生,也努力这样做过的。我个人认为,以艾青为代表的、为革命牺牲个人才华与成就的精神,就像如前所述的战士上前线勇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一样,应该得到永远的尊重。但当年的做法有得有失,这也是历史的真实,应该总结。而鲁藜呢,他侧重于特立独行,坚持个人抒写的自由性格仍写自由体,这也就呈现出解放区诗歌百花齐放多姿多彩的艺术风格,为历史留下了可爱可贵的美丽篇章。

2012年4月4日清明节 北京

序二 与史同在的现代诗人鲁藜

朱先树

老是把自己当作珍珠
就时时有被埋没的痛苦
把自己当作泥土吧
让众人把你踩成一条道路

这是诗人鲁藜的一首短诗《泥土》，我还是在年轻时上学期间就读到并记住了。鲁藜写过许多诗，但我认为他就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泥土”诗人。

鲁藜曾是我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兴起的一个重要文学流派——“七月诗派”的杰出代表诗人之一。这个诗派，以“达到主客观的高度一致，包括政治和艺术的高度一致”为创作宗旨，鲁藜的创作，从自己特殊的经历出发，坚持诗艺创新，寻找生活和理想平衡的同时，用善与美开掘无尽的诗情与禅意。而鲁藜的一生就是一首诗，从海外流浪到当了乡村教师、从革命战士到著名诗人、从领导者到农场劳改人员，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是保持坚

韧与平静的姿态,但内心却是燃烧着赤诚的诗魂,《泥土》这首诗的确是他一生最好的概括,对生命价值的赞歌。

其实,诗人和诗都是时代的产物,鲁藜和他的诗也是如此。鲁藜的诗歌追寻之路,体现了我国现代诗人和诗歌的历史变化与发展的特点。对诗人鲁藜的了解和诗歌创作分析,同时也就了解了他所处时代的社会状态和诗歌艺术的基本特征。鲁藜出身贫苦,文化程度也不高,但漂泊的生活,苦难的境遇,使他走上了革命的征途,投身到了革命的洪流之中,从而也赋予了他创作的灵感。鲁藜在回忆他写作之初的情况时曾说:“绝大部分是我业余匆忙中即兴的,为祖国的命运而呐喊。”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后,就“为民主根据地工农兵的英雄斗争而讴歌”。由于自己“是一个从人生黑海里来的”,在这里看见了“灯塔”,他并不是诗的天才,而是个人经历和情感的自然喷发,从而使他一举成名,开始进入了自己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峰期。因此,他的诗人形象是时代历史造就的,这一点毫无疑义,更有代表性。

但是,在建国后高唱欢歌,期待更辉煌未来的时候,一场偶然来临的政治灾难,却又把他抛入了社会的最底层。但他有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之心,没有放下自己的诗笔,即使在农场劳动期间,也仍在坚持“地下写作”。这是诗人的骨气,以及对自己喜爱的诗的痴迷,直到晚年终得平反,又迎来了他的诗歌创作的又一个收获期。鲁藜在《果实》诗中曾写道:“我走向深秋的旷野/我脱去我的衣裳:我的一切牵挂/我光着身子立在阳光里/也像一棵快活的小树/我的双手是枝叶/我的白发是花朵/我的心是红色的果实。”鲁藜经历了人生道路的坎坷,几度沦落,却能奉献出自己美妙的诗篇,就是因为他的心永远是红的,对生活 and 诗永远充满着爱。这一切也都说明,诗人和诗是时代铸就的,但时代对个人来说,有时是幸运的,有时也会带来不幸,而自己对生活的信念却不能改变,总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因为他听到了希望在亲切地提醒自己:“我永远栖息在你的心灵的深处/我随时等着你的呼唤”。(《希望》)鲁藜正是这样成为与史同在的诗人的。

历史是公正的,但也是无情的。其实有许多天才,在社会发展进程中,也有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被扼杀,这种情况在文坛和诗界都会存在。鲁藜是不幸的,但也是幸运者。他发表和出版过自己的许多著作,他有《泥土》

等这样的好诗,被广泛传诵而成为历史名篇,这是最重要的文学成果。文学和诗歌史上的张若虚有《春江花月夜》、王之涣有《登鹳雀楼》等,虽然他们留下的作品很少,但因得到广泛传扬,我们仍记住他们是伟大的诗人。鲁藜有《泥土》这样的诗,自然应当进入历史,而与史同在。

现代社会,由于出版传播的方式多样,好的东西自然更有条件得到保存和传播,但这也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鲁藜由于他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更得到广大读者的认同和欣赏,出版了《鲁藜研究文萃》等。特别是有王玉树先生这样的专门研究鲁藜的学者,他和鲁藜直接交往近二十年,对作品的理解,甚至对鲁藜的生活细节都较熟悉,在他的努力下,发起成立了“天津市鲁藜研究会”,并由他将二十多年来收集到的鲁藜诗文,编成完整系统的《鲁藜诗文集》四卷本,自己还写了许多研究鲁藜的文章,以及《鲁藜传略》等。而现在的这本《鲁藜传论》更是他多年的心愿和积累。它全面而系统地评述诗人鲁藜的一生和创作,把鲁藜的时代生活和创作业绩,更深刻而清晰地呈现在读者面前。鲁藜因有王玉树这样一位老乡、评论家、诗人和学者,团结一大批有识之士共同努力,使鲁藜的历史地位和个人形象得到了充分展示。诗人鲁藜是幸运的,他将含笑于九泉了!

我作为晚辈,虽在上世纪八十至九十年代,曾与鲁藜都同为《诗刊》编委,但我却未与鲁藜面识,更说不上对鲁藜的了解和研究。受王玉树先生的信任,对他的这部书说一些也许是无关痛痒的话,只是为表达一种敬佩之情,对我国上世纪四五十年代著名的现代诗人鲁藜,也是对诗人、学者王玉树先生。不妥之处,希望能得到专家及广大读者的校正。

2012年4月10日 于北京

目 录

序一 纪念《讲话》，怀念鲁藜	1
序二 与史同在的现代诗人鲁藜	5
引 言	1
第一章 跨海归来(1914—1933)	5
1. 湄公河畔	5
2. 在许厝村	13
3. 前进的步伐	17
第二章 “左联”行列(1934—1937)	26
4. 山海工学团	26
5. 与文学相遇	32
6. 两个青春女性	37
7. 淮河上的歌声	39

第三章 生命中的灯塔(1938—1939)	47
8. 延河情结	47
9. 陕甘宁“文协”	56
第四章 战地沐风雨(1940—1942)	63
10. 军事记者	63
11. 太行山放歌	71
12. 壮丽的吟唱	76
13. 其他的收获	81
第五章 “整风”前后(1943—1945)	84
14. 重返延安城	84
15. “整风”风波	92
16. 《泥土》的价值	94
第六章 北方大学(1946—1948)	100
17. 南下的脚步	100
18. 迷上散文	107
19. 鲁西南土改	112
第七章 命途大起落(1949—1956)	119
20. 新的旅程	119
21. 春天的欢唱	125
22. 突遇政治风暴	132
第八章 炼狱之灾(1957—1979)	135
23. 闲淡的日子	135
24. 一进板桥农场	137
25. 二进军粮城农场	140

第九章 迎接新的黎明(1979—1990)	149
26. 白发老兵	149
27. 回访故乡厦门	158
28. 再谱“金色篇”	163
29. 一场笔墨官司	167
第十章 晚年风景(1991—1999)	171
30. 迟开的“夜来香”	171
31. 一曲“黄昏恋”	178
32. 最后的“晚钟”	181
结 语——鲁藜诗歌概评	193
鲁藜年谱	208
研究文章索引	219
主要参考文献	224
附 录:	226
于行前:《扎根泥土里的参天大树》	226
滕云:《诗人鲁藜剪影》	229
刘家鸣:《理智的繁星激情的珠贝》	237
钱志富:《鲁藜的诗学思想》	249
后 记	260